

又见渡船

◎孙书贤(河南平顶山)

大年初一,前往家乡的如意寺观光,看到阴山渡口处还有船只在摆渡,便满心欢喜地跑去体验一把。

船工说,阴山渡口是郟县最后一个渡口,平日渡船的人不多,只是为河两岸附近的人们提供来往便利。

汝河之水温柔地泛着粼粼波光,一根钢丝绳连接汝河两岸,船夫顺着钢丝绳轻轻一拉,船就缓缓离岸前行,河面上犁出一道水痕,随着河水里的阴山倒影缓缓向后移动,构成了一幅追寻诗和远方的秀美画卷。迎风站在船头,勾起我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外婆家在北汝河西岸的圈李村,去外婆家途中渡船是我儿时最难忘的记忆。

那时的船是带舱的木船,船夫全天二十四小时吃住都在船上,只要有人过河,就可随时开船。渡船时是很热闹的,乘船的人们或步行,或骑自行车,也有拉着架子车的,焦急地等待在岸边。待船靠近岸边时,船夫把船篙扎进河底,把铁锚抛进河里,船便稳稳当当停靠在渡口。此时,船夫搭上船板,人们礼让着船上的人下了船,又相互照顾着上船后,把船板撤离。“开船喽!”随着船夫一声响亮的吆喝,船缓缓驶向彼岸。

船到彼岸,人们又搭起船板,相互照顾着下船。渡一船人,往往需要一个小时。要是到了春节,来回走亲访友的更是把渡口挤得水泄不通,往往得等上大半天才能顺利登船。要是遇到夏季河水暴涨,两岸的人们就只能“望河兴叹”了。

下了船便进入金色的沙滩,沙滩距离道路还很远,拉架子车、骑自行车的人要想轻松走出沙滩,不是一件易事。尽管如此,人们依然迈着坚实的步伐,欢声笑语洒满沙滩。柔软的沙滩上不仅生长有萋萋茅草,还散落着好看的田螺和贝壳,我和姐姐常常被这美丽的景象所吸引,而在沙滩上留恋,直到采挖了不少的茅根,口中享受着茅根的甜蜜,把田螺、贝壳装满衣袋,才依依不舍前行。待我们疲惫地赶到外婆家里时,常常已到中午时分。

时光在岁月更迭中缓慢流失,那金色的沙滩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留给我的只有淡淡的忧伤和乡愁。

2011年10月,北汝河东长桥渡口机声隆隆,人声鼎沸,拉开了修建柏堂大桥的战幕。2012年底,总投资3780万元,全宽10米、全长907米的郟县柏堂线北汝河大桥顺利竣工。柏堂大桥顺利通车,方便了郟县冢头、长桥、堂街、王集4个乡镇近20万群众的出行。驾车只需几分钟就能驶过北汝河,即便是骑自行车,也不足10分钟即可达到彼岸,两岸人们再也不用为渡河难而犯愁了。

慈爱的外婆多年前已驾鹤西去,可圈李村仍然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那里,有我难忘的童年,有我梦里追寻的金色沙滩和美丽的贝壳……



幸福的本源

◎孙晓岚(河南平顶山)

一早,见老太太在家抹眼泪,起因是早上老爷子吃零食,老太太劝:饭马上就做好了,等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。但老爷子没有领情,自顾手中的糕点。老太太又唠叨了句:饭吃不完,又得剩了!老爷子呛了句:我饿!

老太太感觉很委屈。真是应了“过到老吵到老”。

其实,夫妻间心里惦念对方的安危,只是随着岁月的累积,关心和爱护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生硬,本是一句善意的提醒,可一出口,味儿就变了。但,如果夫妻真没了“争吵”,就成了同一屋檐下的两条陌路。

我劝老太太,您老都八十多了,在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,吵也吵了,谁又改变了谁?

针对这个问题,我一直在思考,为什么我们在家交流时总会产生问题和隔阂?有一天读《生命沉思录》我恍然大悟:人都有两面性,在外人面前,极力表现的谦虚、谨慎、包容、大度,说话、做事都是严格遵循儒家风尚,因为那是生存需要;在家人面前,我们常常想把自己的经验、教训克隆(强迫灌输)给对方,以避免或减少其受外界伤害的可能性,敦促其更好地“混”社会,所以在家交流时,太多的人“左手拿了一只放大镜,右手拿了一根针”,旨在发现对方身上的刺,然后再扎一下,乐此不疲教对方做一个“完人”。

在家,夫妻、兄弟、父子、母女往往忽略了人的本性——人们都喜欢被认可、被夸奖,会有谁喜欢被“戳穿”呢!这就是中国人的面子文化,在外面要有面子,在家依然要有面子,哪怕真错了,嘴上也绝不承认。

陪老爷子出去遛弯,车上,老爷子说:还没起床就饿得心发慌,想吃糕点,你妈非不让。

要想好,打颠倒。老爷子没想老太太为啥不让他吃。因为饭快好了,饭容易消化,便于排便;老太太忽略了老爷子忍不住饿,忽略了人饿时的心急火燎。

家,本应轻松、快乐,充满欢声笑语、充满温馨的幸福感!可大多时,由于交流不畅、由于过于在意对方的“缺点”,家的味道变了,这可能是有些人下班不愿回家的主要原因吧。

“从目所视,妍丑自别,不作一念,谓之明。从耳所听,清浊自别,不作一念,谓之聪。从心所思,是非自别,不作一念,谓之睿。”如果凡事“顺遂”,看到的、听到的不起心动念,哪儿还有那么多烦恼?如果家中氛围轻松、自在,又有谁不愿将劳累一天的身躯摺倒在自己的床上?!

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,怎可能改变别人呢!正像孩子成长的过程,他们要经历的,你越试图纠正,他越好奇,过于强迫还适得其反。

家不是讲理的地方,想对方好,想家里快乐,智在把握好大方向,拿对“外人”的谦虚、审慎和包容、大度去对家人,凡事“顺遂”,幸福自来!

窗外

那一抹绿色

◎冯国辉(河南平顶山)

2020-2021学年,我响应上级和学校号召,来到叶县保安镇燕山中学开展“两区”支教工作。学校住房紧张,把我安排在北院男生宿舍楼二楼西头一个毗邻卫生间的屋子,门朝南,是北屋,窗外有一棵桑树。

课余时间,我总爱伏案写作,有时写日记,有时写随笔。每当我处理完杂事儿伏案疾书时,就能看见窗外那棵桑树。桑树不是人工栽种的,是野生的。关于它的来历,我做过几种推断和设想。可能是小鸟衔来的桑葚,或者风吹过来的桑葚籽萌发的。我想小鸟衔来种子的可能性比较大,因为周边没有桑树。这棵树长在我窗外西北方向约两米的位置,树龄估计有15年。树干约两米高,小碗口般粗细,有三个树杈。靠南端的较细,靠北端和靠西端的有成人胳膊般粗。可惜靠西端的那根被锯掉了。据说前年学校要在男生宿舍楼西头盖洗澡间,嫌它碍事儿。剩下的两根树杈生出了许多小枝,小枝的上面又生出许多更小的枝丫。众多枝丫一律向上生长,向外伸展。因无人修剪,大大小小的枝条支楞八叉,纵横交错,构成了庞大的枝条网。

春节前,枝条光秃秃的,显得干瘪枯瘦,风一吹,呼啦啦地响个不停,在寒冬腊月里看着它,我心中竟有些伤感。

立春过后,万物复苏,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,窗外这棵桑树的枝条上开始长出绿色的小点。这小点越来越大,两周后变成了黄绿色的小包。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,我回宿舍时,忽然发现这些绿色的小包有不少裂开了缝隙,我不免有些惊喜。周末我回家两天,学校刮了两天的风,我真担心大风把桑树枝吹折。一到学校,我就赶紧拉开窗帘,见窗外的那棵桑树依然完好,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几天后,这些绿色的小包都展开了,每个小包变成了一根根绿色的小棒,小棒下有两根小绿梗。绿棒呈圆柱状,微微有些棱角。一周后,这根圆柱状的绿色小棒开始长大变粗。根部的绿梗也慢慢展开,露出绿叶形状,我心中甚是欢喜。我知道这些小棒将来要成为桑葚,绿色的小梗是要变成树叶的。在后来的几天里,我发现它们一天一个样,一周就长出满枝的桑葚和桑叶。桑葚上面长满了“胡须”,我知道这些“胡须”是花蕾,过不了几天就该开花了。叶子也由黄绿变成了浓绿,叶子越大,厚实发亮,嫩嫩的,绿绿的,看了顿时让人觉得心旷神怡。

耐不住绿的诱惑,我想伸手去捕捉它。可惜我的胳膊太短,虽说只有两米之遥,我却只能望而兴叹了。抓不到就慢慢欣赏,也可大饱眼福。我是一位爱春的人,想不到来此支教,春的使者这般厚爱我,把这么好的绿色送到我的窗前,让我有机会尽情地欣赏。

每天清晨,叫醒我的是窗外的小鸟,映入眼帘的是窗外那一抹绿色。每天欣赏完这抹绿色,带着惬意来到教室给学生辅导,布置完背诵内容,我在教室里巡回指导,有时也会在走廊来回走动。透过窗户,教室里孩子们个个精神百倍,劲头十足,清脆的朗读声,回荡在教室内外。孩子们如饥似渴,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。他们深知读书能改变命运,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。

他们读书的身影是我在学校看到的另一抹绿色。这抹绿色一定会在老师(也包括我们这些支教老师)的培育下,越长越旺,最终枝繁叶茂,成为国家的栋梁。

